

社會小說

新
新
外
史

(六)

社會小說
新新外史

濯纓著

第四十五回 招降綠林若奉驕子 妄加白眼深種禍根

九錫口頭上雖然提出統領兩個字。其實他心裏。還是另有打算。章春林機警非凡。一看這神氣。也了悟八九。不過面子上既承他以統領相許。也樂得順水行舟。先承他這份情。然後再想主意對待。兩個人針鋒相對。各懷心機。章明夷雖然不哼不哈。他心裏却清楚得很。坐在旁邊。看他兩人交涉。倒也有趣得很。惟有馬二麟是個直性的漢子。並沒有那些曲曲灣灣。他聽見九錫說許他們作統領。仍然領帶舊部。自然高興得很。有心說幾句感謝的話。又怕說的不得體。惹春林嗔怪。只可咽回去不說。淨聽春林怎樣對答。這四人各有一副神氣。倒也好看。正在清談密議之間。忽見一人推門闖進。是一個高大的漢子。猛可間倒把九錫嚇了一。愣仔細看去。不是別人。正是那天在烟茶樓上遇見。保護春林下樓的那個漢子楊四虎。只見他手裏拿着盒子炮。腰下還插着一柄短刀。凶風滿面。看着真有點怕人。他進來一聲也不響。便立在春林身後

春林看了他一眼。問道老四。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。立刻便追了來。楊四虎道。我今夜在外間睡的很甜。不知甚麼時候。當家的出去了。及至醒來。到裏間一看。不見了你。我心裏很發急。趕緊出來打聽。問誰誰都說不知道。我想當家的機密。只有汪師爺知道。便去將他叫醒了。問他下落。他冲着我嘻嘻的笑。却不肯把實話告訴我。後來我真急了。要同他動武。他這纔說。你不用着急。此時當家的同馬大爺章四爺。全在北房第七間密室裏。商議事呢。你去不去沒有甚麼要緊。我問在座的還有外人嗎。他說只有一位王道台同議。我想王道台雖說是一位大官。究竟不是我們一羣的人。總覺有些不放心。因此打定主意。仍然來看一看纔好。我拉着老汪。叫他一同來。他一定不肯。後來叫一個嚮導。把我領到這一間門前。教給我怎樣推門。怎樣邁步。省得撞到機關上吃虧。我照着他的話纔尋了來。春林道。我們在這裏是會議。並不是打仗。你來不來也沒有甚麼關係。你到是趕緊去尋汪之漢。叫他替我傳一個令。現在牛莊的衆兄弟們。暫且停留幾天。不准胡鬧。候我的信息。纔准下手呢。楊四虎答應一聲是。便去了。九錫心裏明白。他必有一部份人現在牛莊。不定又想鬧甚麼事。幸虧我在這裏穩住他們。要不然。這個禍出來又不小。想到這裏。便含笑問春林道。按

說你們的秘密。我原不應當打聽。但是今夜這會議。大家總算開誠相見。似乎沒有不可說的話了。方纔老兄傳令到牛莊。不知那裏可有甚麼布置嗎。春林一陣冷笑道。小民有幾句冒言。大人聽了。千萬不要見怪。如今這作官的。無論大小。簡直沒有一個人類。不知大人可信我這話不信。九錫心想。這小子真壞。直是當面罵人。然而我又不能說他這話不對。只可笑答道。你罵的好。一點也不錯。但是牛莊又有那個官得罪了你呢。春林道。他果然得罪我。那到不成問題。我也決不怪他。因為我們當胡匪的。本同官府是仇敵。所以仇敵的原故。不是因為胡匪是害民的。官府是保民的嗎。那知現在到成了一個反比例。胡匪有時候看見人民困苦。到還存一點憐恤之心。那作官的除去變着方法弄錢。更不知甚麼叫良心。甚麼叫天理。有時候把人民害的家破人亡。他兀自於心未足。還要牽連許多無辜在內。這樣的官。就是把他殺了。也不能算我們殘忍罷。九錫道。你發了這半天的議論。到底說的是誰呢。春林道。小民說的不是旁人。正是那牛莊鎮的巡檢性善。他本是漢軍旗人。老姓是郭。號叫不惡。後來隨了旗派。把老姓去掉。只叫性善。此人本在麟中堂府當家人出身。後來捐了這小功名。來奉天候補。前任席清席制臺。是麟中堂的門生。這性善曾經給他沏過茶。伺候過吃

飯。有這一點淵源。席清便將他補了牛莊鎮巡檢。本省牛莊營口兩個巡檢缺。乃是全省著名的優缺。牛莊每年有三萬銀子。營口也有兩萬出頭。大約這些好處。也瞞不了大人你。九錫笑道。略知道一點。恐怕沒有這許多罷。春林道。瞞上不瞞下。這些地方。大人自然沒有我知道的清楚。九錫道。他賺錢多少。我們管他作甚麼。你只說他作了甚麼孽。招出你們的不平來。春林道。他這孽造的可真不小。那營口鎮上。有一家首戶姓于。原是從山東遷了來的。在東省經商發財。老掌櫃的名叫于得海。在東三省經營商業四十年。創了有十幾處生意。如營口。大連。牛莊。長春。雙城。海參崴。加木斯。全有連號。通共算起來。也值到一二百萬。他的家眷。却在牛莊居住。在東省娶妻生子。他跟前三個兒子。也全隨他經商。老頭子總算萬事稱心。不料去年染病死了。三個兒子便分了家。次子于儉。三子于廉。全搬開牛莊了。只有長子于謹。奉養他母親。仍在牛莊居住。這牛莊街上。因為他家有錢。便推他爲首事人。平常官府有甚麼事情。全是首事人出來接頭。這一次性善到任。他知道牛莊是一個最富地方。便要想方法額外生財。本來這地方的出口貨。以棧茸。皮貨。牲口。糧食。爲大宗。近來這些東西。除正稅之外。還有三四道捐。學有學捐。警有警捐。這不必說了。

更有甚麼車捐。船捐。種種名目。一天比一天加多。商民已經擔負不起。偏偏這位巡檢大老爺。又硬要征一筆路捐。他說你們的貨。既然從我這裏經過。我是地方官。當然得要保護你們。萬沒有白保護的道理。你們多少也得要出幾個錢。咱們百分抽一。總不算多了。豈知百分抽一。一年的錢也就不在少處。只侵茸。皮貨。紅糧。這三項。每年不下數千萬。值百抽一。差不多他一年要得到幾十萬。大人請想。那本鎮的商人。能够承認嗎。是于謹倡首同他反抗。說他私征稅款。勒索商民。要到省裏去告他。這一來纔把他嚇回去了。可是這筆捐雖然抗回。冤家却結成了。也不知他從甚麼地方。捕了幾個無名的胡匪來。硬說是章春林的同夥。這真把小民挖苦死了。小民說一句斗膽的話。我那同夥。不要說他一個小小巡檢。不敢正眼去看。就是制軍大人。調動三軍人馬。也不能手到擒來。春林說到這裏。意氣發皇。不知不覺的。又露出他那胡匪本色。九錫在旁邊。只是拈髯微笑。此時章明夷却有點沈不住了。生怕春林過於蠻野。得罪了九錫。於招降上發生障礙。因為明夷的心。本是希望招降。與春林宗旨有些不同。春林野性難馴。對於招降的事。並不十分熱心。不過爲章馬二人所勸。不得不隨聲附和。至於他的本心。總覺作官不如爲匪。賺一個無拘無束。明夷因見他這

樣張狂。便笑着攔道。老五你說的話太多了。可暫且休息休息。你看我們已經談得太陽多高了。一夜沒睡覺。又說了許多話。也該吃一點東西。然後好有精神再談。春林見明夷打斷他的話頭。心中老大不悅。倒是九錫連說好好。我們是該點心點心了。咱們大家一壁吃着。一壁談話。豈不更好。馬二麟也喊道。我的肚子真餓了。章四爺你真真是救命星君。快叫他們弄早飯吃罷。明夷乘大家飢餓之時。便用手去按電鈴。一連按了三下。不大工夫。見家人推門進來。向主人回過。飯已預備好了。請到飯廳坐罷。原來他這裏的規矩。按一下電鈴是叫人。按兩下是倒茶。按三下是開飯。按四下是吃烟。按五下是有意外的事情。各家人有值日的。有值夜的。規矩嚴肅。不許有一點錯誤。明夷按了三下。值日的家人。知道是開飯。即刻便傳知廚房。轉眼之間。俱已齊備。大家來至飯廳。當然拱九錫上座。春林同二麟在左右相陪。明夷坐在主位。略勸了兩杯酒。便吩咐開飯。在他的意思。恐怕酒一過量。章馬二人犯了鬍子性。開罪九錫。因此草草吃過飯。好議正事。九錫却不待吃完。便向春林追問那牛莊的案子。春林道。大人不用着急。等吃過了飯。咱們在烟燈旁邊。細細的談。九錫笑道。你提起吃烟來。我到這裏兩天。也不知癮到那裏去了。真真可笑。看起來烟癮是假的。心

癮是真的。人遇着有緊急事。決不會犯癮。因為心裏把這事忘了。癮自然不會來。我雖然吃不多。但是每天四口烟。總是要吃的。如今一連兩天。却不曾吃到一口。也不覺有一點難過。看起來大烟也欺負人。到你們這裏。連他也嚇回去了。明夷大笑道。大公祖為何不早說呢。旁的供給不起。要說到大烟。可是取之不盡。用之不竭。我這莊上。每年至少也要種四五百畝。一年十萬的出息。全要取之大烟。跑到這裏來挨癮。可真是笑話了。春林在旁邊接口道。大烟癮是假的。這話我真信。有一次我帶着四五百人。同俄國兵對敵。他們來了兩千多。把我的人全打散了。我一個人逃到洞裏。藏了三天三夜。幸虧隨身帶的有乾糧。有水壺。飲食對付着不會缺。只是大烟的話。可沒地方去過癮了。那時我心裏。只害怕俄國人搜尋到這裏。性命就有些難保了。那裏還想到癮不癮呢。活該死裏逃生。馬二哥領着一兩千弟兄。特爲來打接應。把我從山洞裏救了出來。問我這幾天是怎樣活着的。我便細訴一切。馬二哥大笑。問我癮不癮。那知這一問我可問壞了。立刻鼻涕眼淚哈欠。如連珠砲似的。接連不斷。高低鑽到一座小飯舖裏邊。借人家的烟具。足吸了一回。這纔不癮了。不但不癮。立刻精神百倍。招集我的殘部。隨同馬二哥。仍舊打上前去。把俄國兵打了一個落花流水。轉

敗爲勝。你們說大烟這東西。可恨不可恨。到底是真癮。還是假癮呢。春林這一席話。將九錫的癮又勾上來。直打哈欠流眼淚。當時有些支撐不住了。明夷忙將電鈴按了四下。不大工夫。家人上來回說。烟房已經收拾停妥。衆人便從飯廳又踱到烟房。預備過癮。明夷忙替九錫燒烟。九錫一面吸着。一面問牛莊的事。春林道。這事提起來。能把人氣壞了。那性善自捉了這千人。便在背地裏教給他們誣攀。硬把于謹攀出來。說他是章春林的窩主。其實小民同這個人。並無一面之識。無原無故。硬把人家作胡匪看待。飛籤火票拘了去。屈打成招。如今還押在獄裏。他也不上詳。不定案。就指望借此敲錢。于家應許給他三萬。他仍然不依。非十萬不能了結。大人請想。他這樣的官。就是把他殺了。也不爲過罷。九錫笑道。殺了固然很對。但是你一殺他。那于謹的罪名。豈不更坐實了嗎。春林道。我也慮到這一層。但是不殺他。我心裏總不出這口憤氣。不拘早晚。一定要取他的首級來。春林說到這裏。兇狠之氣。現於顏面。九錫心裏忖量。此人少年英發。確是一個有用之才。只可惜未脫鬚子本色。將來縱然收降了他。只怕也有些不好駕馭。但是我此來係奉帥諭招降。只能將他說服。便是我一件奇功。至於將來反覆不反覆。那全看宋大帥的手段如何。我也管不得許多。想

到這裏。仍舊和顏悅色的對春林說。章兄你自肯歸降大帥。那于謹的事。很容易辦。大帥去一封公事。立刻便可將他釋放。至於性善這個貪官。我一定請大帥從嚴懲治他。決不能再叫他爲害人民。你看怎麼樣呢。春林哈哈大笑道。我的王大人。你這話錯了。除暴安良。懲治貪吏。那是你們作大官的分內應爲之事。與我章春林有甚麼相干。假如我不投降。難道于謹就不該伸雪。性善就不該懲治麼。這一席話。如遇着口齒笨拙的。簡直要瞠目不知所答。那知九錫也是江湖出身。隨機應變。來的很快。春林說完了。他不假思索。便笑着答道。章兄。你怎麼倒怪起我來。你要知道。你如果不投降大帥。這件事有何人上去面回。一者我不能出口。因爲你既不降。我怎好說是聽你談的。二者你既不降。那于謹究竟冤枉不冤枉。也就不敢斷定了。你要是投降。這件事你也有應負的責任。因爲你既作了統領。就有安民之責。于謹受屈。你當然得要回明大帥。替他請命。怎能說不相干呢。你如今却怪我說錯。豈不是你自己先錯了。一席話倒把春林說的閉口無言。章明夷同馬二麟。俱都鼓掌大笑道。老五。你這可沒得說了。王大人的舌辯。真厲害呀。九錫忙笑道。我那裏有甚麼舌辯。我只恨這位章兄。他眼看就要作統領了。還說這不負責任之言。豈不把自己太看小了。春林道。大

人不要高抬我了。我一個魯莽漢子。那裏够的上作統領呢。九錫正顏厲色道。我們方纔講過的。事事要推誠相見。你怎麼又鬧起客氣來。我們趁同燈共榻。正好磋商條件。你三位的意思。究竟如何。要爽快快的告訴我。咱們先定一個草約。我再向宋大帥詳細陳明。急不如快。十天以內。便要成功。這纔是我們大丈夫的本色。要吞吞吐吐。踉蹌踉蹌。那便是婦人行爲了。豈不叫人笑話。春林道。既然這樣。小民要據實陳訴。目前我部下所轄的弟兄。在牛莊營口一帶。有三千多。在金復海蓋有四千多。吉黑兩省。還有一千多人。通共算起來。約在八千上下。要是每營五百。可以編爲十六營。這一筆編制費。按最少計算也得要二十萬元。至於每月餉糈。七萬元是不能再少的了。大人自能承認。小民一聲令下。不出半個月。便可以編成一枝勁旅。不但保衛省城。綽有餘裕。就是日俄兩國。我們也決不怕他。不是小民說一句大話。宋大帥招降我們三人。以後這東三省。便是無缺金甌。無論那一國人。也不敢正眼來看。每年所保的利權。不定有幾千幾百萬。休想外溢。至於三省鬻匪。自要我們歸降了。更有那一個敢出頭搗亂。在國家每年不過多耗一二百萬錢糧。所收的利益。却是無窮無盡。這一種機會。錯非大人求賢若渴。貴駕光臨。決然碰不到的。這不是我章春林自誇海

口。大人在東省多年。這種情形。還能瞞過你老嗎。九錫見他索了這大的價錢。還如此矜張誇大。心裏很不以爲然。但是面子上又不好駁他。只好拿出磋商的態度來。說一切事全都好辦。只是這編制費未免太多。目前省庫如洗。恐怕拿不出來。這件事似乎還得從長計議。春林聽了不悅道。小民不信省庫中。連幾十萬現款全沒有。大人要知道。如今既編爲國軍。與鬍匪時代。就迥不相同了。我們當鬍匪的。無論甚麼衣裳全能穿。無論甚麼地方全能住。也用不着體統。也用不着排場。此後改爲官軍。一切體統排場。似乎全不能免。這二十萬編制費。要說真了。本不足用。將來實行時。我還得墊上幾萬。因爲看在大人面上。所以不忍多索。如今大人連這個數兒全出不到。簡直就沒有磋商的餘地了。好在大人來說的。是我們三個人。小民雖然不能就範。還有他們兩位。可以磋商。果然他們能少要幾個錢。大人無妨先招安他們。小民權作化外之人。也沒甚要緊。九錫道。章兄。你也不可這樣固執。我也很能原諒你的苦衷。將來在大帥面前。我必竭力進行。果然能作到二十萬。連我也稱心如意。對得起一般弟兄。何況是你呢。不過眼前實在不敢說定。春林冷笑道。大人既奉命前來。難道沒有代表的全權嗎。要諸事得同大帥商議。我們當鬍匪的。胆小心虛。倘然招降不成。

再被官軍擒住。自送了性命。那值得嗎。九錫聽他這話。越逼越緊。心想這事要糟。他簡直沒有歸降的誠意。但此時要把他惹翻了。不但自己性命不保。當此省防空虛之時。難保不釀成鉅患。我只得暫且先用宕字訣。將目前的難題宕開。然後再拆看第三封錦囊。想情裏面必有妙計。可以制服他。想到這裏。便將自己親手裝的一口鴉片烟。送至春林面前笑道。章兄賞臉。請先吸這一口。春林拱手推讓說。小民是何等之人。怎敢勞大人給我燒烟。豈不是有意折壽我嗎。九錫道。咱們全是江湖中人。要脫略形跡。你怎麼大人大人的。叫不住口。這就不是我交朋友的意思了。況且早晚你作了統領。咱們便是同軍。那裏有大人小人的分別呢。春林聽九錫這樣說。果然依實。將烟槍接過來。一吸而盡。此時九錫不便再勸降了。只說了許多閒話。不過是誇張作官的榮耀勢派。所爲欣動他三人的心。好爲暗中招降的助力。談了有兩個鐘頭。因爲夜間大家全不會睡覺。全有些困倦了。明夷便請九錫仍回臥室休息。九錫此時。正想尋一個地方。好拆看他的錦囊。便別了春林二麟。隨着明夷。仍到他原來休息的屋子。明夷笑道。大人請隨便睡一刻。等晚飯時。再過來奉請。生員也不奉陪了。說罷便要推門出去。九錫却把他叫回來。含笑問道。賢契可不要再同我開玩笑了。並且請你絆

住他們二位。也千萬別再過來賜教。明夷笑道。大公祖自請放心。我們雖然魯莽。也不至那樣不講情理。你老這次再睡。如果有一個蒼蠅。敢來攪你的清夢。惟我是問。他說完這話便出去了。九錫連道多謝多謝。也不知他聽見沒聽見。自己思量。這一次決不至再有暴客。隨從懷中取出第三封錦囊。抽出來觀看。見上面寫道。章春林狡猾萬狀。急切間決難說妥。你可尋他的文案汪之漢。同護從楊四虎。之漢同袁金環。是姑舅兄弟。一提便知。此人足智多謀。得春林信任。彼自肯爲幫忙。諸事皆易就範。至於四虎。其人鯁直而勇悍。効忠於春林。春林時刻不能離他。如許他爲營長。彼必有方法制服春林。如此則大事可成。永無後患矣。切切此囑。九錫看罷了。這纔恍然大悟。內中的線索。果在袁金環身上。看起來。宋耳順真是該走紅運。怎麼他一到任。便遇着了這種機會。居然有人將胡匪的底。完全賣給他。我在迎賓館住了多次。却不知金環還有這大來歷。可見我真是粗心。較比耳順。差的太多了。但是他住在館中。不肯露出真相。這便是他得力的地方。我總拿出道台身分來。就難怪人家望望然而去之了。如今看他這信。肯以營長許楊四虎。可見言外之意。是以統領待春林了。既然這樣。我又有甚難辦的呢。到底也有一層可慮。不是旁的。看春林那種桀驁不馴的

樣子。縱然以統領許他。將來也不見得準有好結果。可見聯絡汪楊。也是最要的一着。遇緩急之時。還可用以毒攻毒的法子。況且目前這編制費軍餉種種問題。也就很難解決。如能得他二人助一臂之力。料想章春林不至再過於刁難。想到這裏。便立起身來。要去尋汪之漢。繼而一想且住。一者我不知姓汪的住在那間屋裏。二者我縱然尋到他。倘然事機不密。被春林知道了。看他那種強暴狠毒的樣子。要疑惑汪之漢同我勾通。難保不犯他鬻匪的性子。那時姓汪的豈不要吃虧。我事未辦成。先給人家招禍。似乎有點不對。總還是慎重一點的好。但是我得用甚麼法子。纔能同他會面呢。九錫思索了多時。忽然想起第一封錦囊中。曾有章明夷雖願招降。不能自主的話。今天看這神氣。他雖然一言未發。面目之間。大有不以春林爲然的意思。回來我到要開誠布公的。先對他商議一番。他如是贊成。便由他介紹。同汪之漢會面。豈不省事。九錫正在屋中盤算。冷不防的有人推門進來。倒把他嚇了一跳。舉目細看。原來正是章明夷。另外同着一人。這人年紀不大。看面目不過二十上下。生得清瘦異常。可是於清瘦之中。帶着一團秀氣。他二人進來。九錫忙起身招呼。明夷忙替引見道。這位便是東邊道王大人。這位是汪貢生。名叫之漢。字子廣。是金州人。今年考取的拔貢生。

。九錫一聽。不覺喜出望外。心說我正在訪他還訪不着呢。如今他却自己投了來。可見我的官運亨通。這招安的事。不愁不能成功了。想到這裏。自然格外高興。握了汪之漢的手。笑道。久聞賢契是東三省的名士。今天有緣相會。真是三生之幸。快請坐下。我們要長談呢。明夷捺着他一同坐下。先向九錫道。大公祖得要恕罪。這汪貢生雖是學門中人。他因為事所迫。投在春林部下。給鬻匪當了一名幕客。說真了也是國家的罪人。求大公祖赦其既往。開以自新之路。我們纔敢細訴衷曲。九錫大笑道。賢契說那裏話。汪先生學貫天人。就令真個陷身鬻匪。我也要拔諸泥塗。爲國家保全真才。何況春林有意歸降。歸降之後。他是統領。汪先生便是統領的文案。照例可以奏保州縣。同是宦場中人。那裏還提匪不匪呢。這一席話。說的章汪二人。不但歡喜。而且佩服。汪之漢再三申謝。說了許多感恩報効的話。九錫乘勢便提出袁金環來。問同他可是親戚嗎。之漢道。大人不提金環。貢生也不敢說。如今既然提到他。他日前還寄信給貢生。叫貢生在暗中保護大人。那袁金環是貢生母舅的兒子。當年先父到雙城廳。在他家就館。是我那外大父。看着先父品學俱好。便將自己第三位小姐。許配與先父。後來先父仲舉。纔將家母帶回金州。先父曾作過錦州學正。後來故在任上。

以後貢生母子。時常到雙城去給外大父請安。同金環自幼常在一處。前年雙城遭了兵劫。可憐外大父一家俱都殉難。彼時家母知道了。哭的死去活來。派我到雙城去探聽袁家的下落。彼時在倉猝之間。全說袁家燒的片瓦無存。合家大小。一個也不會逃出。我得了這消息。怎敢據實去回稟家母。只說金環被胡匪裏去了。家母又派我向胡匪方面打聽。如果有了下落。就是傾家破產。也務必將他贖回來。我只得含糊答應着。却向何方打聽去。今年在省城拔貢。我無意之中。結交了章春林。因為明夷也進城考拔貢。我們住在一個院中。春林來訪明夷。我同他談過幾次。很佩服他磊落英多。我們便拜了盟兄弟。拜盟之後。纔知道他就是胡匪頭兒。他三番五次。勸我入夥。我始而却不肯。後來見他行俠仗義。果然比作官的人格高超。之漢說到這裏。自悔失言。臉一紅。將話頓住。九錫笑道。你自管說。我決不見怪。你別看我作官。我却把作官的恨得入骨三分。越有人罵作官的。我聽着越歡喜。你快說不必遲移。之漢道。因為這樣。所以我就居然入夥了。不過我這入夥。却不能同他們去打家劫舍。只在暗地裏給他畫策。出主意。前不多日子。我同章春林楊四虎。跑到省城來閒玩。在小北關無意中撞見了袁金環。他騎着自行車。跑的飛快。並不會看見我。我一見了他。忙將